

## 袁州雪巖欽禪師普說

時不待人，轉眼便是來生。何不趁身強力健，打教徹去，討教明白去。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，神龍世界，祖師法窟，僧堂明淨，粥飯精潔，湯火穩便，若不向這裡打教徹討教明白去，是你自暴自棄，自甘陸沈，為下劣愚癡之漢。若果是茫無所知，何不博問先知？凡遇五參，見曲象床上老漢橫說豎說，何不歷在耳根，反覆尋思，畢竟是箇甚麼道理？

山僧五歲出家，在上人侍下，見與賓客交談，便知有此事，便信得及，便學坐禪。十六為僧，十八行腳，在雙林遠和尚會下打十方，從朝至暮，不出戶庭，縱入眾寮，至後架，袖手當胸，不左右顧，目前所視，不過三尺。初看無字，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，這一念當下冰冷，直是澄澄湛湛，不動不搖，過一日如彈指頃，都不聞鐘鼓之聲。十九在靈隱掛搭，見處州來書，說欽禪，你這工夫是死水，不濟事，動靜二相打作兩橛；參禪須是起疑情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。被州說得著，便改了話頭，看箇乾屎橛，一味東疑西疑，橫看豎看，

卻被昏散交攻，頃刻潔淨也不能得。移單過淨慈，結甲七箇兄弟坐禪，封被，脅不沾席。外有修上座，每日在蒲團上如箇鐵橛子相似，地上行時，開兩眼，垂兩臂，亦如箇鐵橛子相似，要與親近說話更不可得。因兩年不倒身，捱得昏困，遂一放都放了，兩月後，從前整頓，得這一放，十分精神。元來要究明此事，不睡也不得。須是到中夜熟睡一覺，方有精神。一日廊下見修，方得親近，卻問去年要與你說話，只管避我如何？修云：真正辦道人，無翦爪之工，更與你說話在。因問，即今昏散打屏不去。修道你自不猛烈，須是高著蒲團，豎起脊梁，盡渾身併作一箇話頭，更討甚昏散。依修做工夫，不覺身心俱忘，清清三晝夜，兩眼不交睫。第三日午後，在三門下如坐而行，又撞見修，問你在此做甚麼？答云辨道。修云：你喚甚麼作道？遂不能對，轉加迷悶。即欲歸堂坐禪，又撞見首座道：你但大開了眼，看是甚麼道理？又被提這一句，只欲歸堂，纔上蒲團，面前豁然一開，如地陷一般。是時呈似人不得，非世間一切相可喻。便下單尋修，修見，便道且喜且喜！握手門前柳堤上行一轉，俯仰天地間，森羅萬象，眼見耳聞，向來所厭所棄之物，與無明煩惱，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真性。

中流出。半月餘動相不生，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，不合向這裡坐住。謂之見地不脫，礙正知見，每於睡著時打作兩橛。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，如銀山鐵壁者卻又不會。雖在無準先師會下多年，入室陞座，無一語打著心下事。經教語錄上亦無一語可解。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十年，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，抬眼見一株古柏，觸目省發，向來所得境界礙膺之物撲然而散，如閭室中出在白日。從此不疑生，不疑死，不疑佛，不疑祖，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，好與三十拄杖。

### 天目高峯妙禪師示眾

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，纔有切心，真疑便起，疑來疑去，不疑自疑，從朝至暮，黏頭綴尾，打成一片，撼亦不動，趁亦不去，昭昭靈靈，常現在前，此便是得力時也。更須確其正念，慎無二心，至於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寒熱饑渴，悉皆不知，此境界現前，即是到家消息。也巴得搆，也撮得著，只待時刻而已。卻不得見怎麼說，起一念精進心求之，又不得將心待之，又不得縱之